

馆藏

明清小说
系列之四

南朝 金粉录

(清) 牢骚子 著

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

• 馆藏足本明清小说系列之四 •

南朝金粉录

〔清〕牢骚子 著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84 号

责任编辑:张 山

封面设计:肖 海

南朝金粉录

[清]牢骚子 著

*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1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农业日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8.375 印张 180 千字

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0000 册

ISBN7-81001-633-4/I·77

定价:6.20 元

《馆藏足本明清小说系列》编委会

主 编 张 荃 华 山

编 委 张 荃 华 山 韦 溪

雍 德

序

近时小说，大抵言情风月，娱人耳目，中人以下莫不手执一编，以为赏心乐事，稍不自慎，贻害深焉。吾友牢骚子所著《南朝金粉录》一书，其中非无佳人才子名士英雄，然皆指晚近人情，言之凿凿，而其设心之苦，用意之深，措辞之雅，立论之确，虽不过十万言，其言简意赅，实足为软红尘之中当头棒喝，至于笔墨之妙，尤其末焉者也。直以为劝世之文也可，即以为讽世之文亦无不可。有心世道者，当亦有感于斯文。

光绪己亥小易月，绿杨城郭山人书于海上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雪泥鸿爪重证前缘 美酒良霄纵谈世故
..... (1)
- 第 二 回 永善村耆老赈乡邻 武昌府考生惊奇祸
..... (7)
- 第 三 回 困囹圄毁家纾难 悲世态负义忘恩
..... (14)
- 第 四 回 老奴仗义激烈陈词 方外多情殷勤下榻
..... (22)
- 第 五 回 法外法僧舍栖身 遇中遇旅人得所
..... (30)
- 第 六 回 山水娱情名流惊艳 桑麻闲话村老谈心
..... (38)
- 第 七 回 开盛筵招饮一花园 访彼美重游半山寺
..... (46)
- 第 八 回 投猛药公子解痴魔 进良言佳人施慧舌
..... (55)
- 第 九 回 嘉宾贤主隔省同年 雪虐风饕穷途奇遇
..... (64)

目 录

- 第 十 回 名妓知人解衣推食 英豪重义誓海盟山
..... (74)
- 第 十 一 回 观灯景壮士护娇娃 设筵筵良朋修祖饯
..... (83)
- 第 十 二 回 公子多情惊逢旧遇 美人薄命哭诉离衷
..... (93)
- 第 十 三 回 惩恶鹄贤令尹施威 避贪狼俏佳人脱籍
..... (103)
- 第 十 四 回 高捷南官鄙夫丧胆 荣归故里寒士扬眉
..... (113)
- 第 十 五 回 顺承亲志僦屋移家 冀盖前愆求荣反辱
..... (121)
- 第 十 六 回 纶绶承恩词臣应诏 丝罗践约淑女于归
..... (131)
- 第 十 七 回 情切切软语劝新郎 意勤勤交章荐豪杰
..... (142)
- 第 十 八 回 褚飞熊山径斩淫僧 洪一鹑酒楼逢故友
..... (150)
- 第 十 九 回 试金殿世职作中书 毁公堂土豪连巨盗
..... (159)
- 第 二 十 回 证禅关菩提三指觉 施武勇僧俗两倾心
..... (167)
- 第 二 十 一 回 缪瑞麟大破德安城 汤献忠进剿白沙铺
..... (175)

目 录

- 第二十二回 邪术惊人官军败绩 英雄比武众将逞能
..... (184)
- 第二十三回 洪一鹗督师剿逆寇 褚飞熊擒贼立奇功
..... (193)
- 第二十四回 勇先锋诱敌克黄安 伪军师退兵屯白庙
..... (202)
- 第二十五回 黄安城四路进兵 杨家岗二熊大战
..... (210)
- 第二十六回 洪提督设计服强梁 刘天熊进言规契友
..... (218)
- 第二十七回 士饱马腾雄师奋勇 智穷力竭贼首遭擒
..... (227)
- 第二十八回 巨冠肃清红旗报捷 圣恩浩大青史标名
..... (235)
- 第二十九回 开府两江整官察吏 提巡五省戢暴安良
..... (244)
- 第三十回 两处空谈且留余意 一编佳话待续前缘
..... (253)

第 一 回

雪泥鸿爪重证前缘 美酒良霄纵谈世故

人生离合，冥漠中自有定之数。天地之大，五伦之内凡属至情相感的人，谁不愿朝夕聚处，有合无离？然而造化弄人，不能自主。古今来多少忠孝节义，名垂青史，事著千秋，而其先之离离合合，不可胜记。或本来共立一朝，同处一室，相聚一方，忽然飞燕伯劳，东西各散；天涯地角，蓬梗随飘，虽如遇如君臣，慈孝如父子，恩爱如夫妇，亲笃如兄弟，谊气如朋友，亦未能勉强一二。又有散处已久，踪迹杳然，或数十年十数年，未接一言，未睹一面，始尚寻消问息，终且置之不问，乃忽于万不可料之中，竟一旦遇之于他乡，会之于旅馆，出诸意外，疑梦疑真，一夕倾谈，忽忽又别。更有一种萍水相逢，邂逅相遇，英雄末路，儿女多情，两两知交，心心相印，一合之后，恨不能终身聚处，片刻不离。无如

人愿虽深，天心难测，偏又生出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来，使你不能如愿，定要你合而复离。这一离之后，又不知到何时才可复合，推究其故，总是前缘预定，多一分不能，少一分不得。

看官，你道小子为何说出这一番离合的话来？其中缘故，听我慢慢讲来。因小子有个至好的朋友，姓游名学海，表字慕湖，北直天津府本县人氏，幼年同窗肄业，彼此性情极相契合，他却生性好动，自幼便不喜株守家乡，最喜的是游山玩水。家中也有薄薄的田产，虽不大富也还小康，到了二十岁以后，就弃了书本，经营些商贾的事情。不数年他父母过世，只有一妻一子，觉得久困乡闾，甚是无味，闻得南方是个名胜荣华之地，一心想到各处游历游历，借可长些见识，添些阅历。因此将妻子托他的一个妻弟照应，自己遂带了些银钱，约了几个惯在南方买卖的朋友，一同到了苏杭南京一带游玩，自此一别，却值小子这年乡试中了个北闱的举人，由此在京供职，刻不能离，二十年来总未与这游慕湖会过一面。这日因奉差南下，路过芝罘，不期他适从南方回来，竟于旅舍中忽然相遇。彼此见面叙了许多阔别之情，甘载相离，一朝偶合，真个倾肝吐胆，共话生平。

当时又各备了酒肴，作个良夜饮，那知他到酒酣之

际，便情不自禁，或是感慨歔歔，或是击节叹赏，具作一腔血愤，欲要痛说一番。小子见他那种情形，实是可笑，便问道：“慕兄游览二十余年，各处风俗人情，自必了如指掌，今当良会，何妨为我历言。且欢聚无多，骊驹又唱，从兹一别，又不知君归何日，我返何时，南北睽违，云山阻隔，仍就是雪泥鸿爪，难证前缘了。”

只见他举杯在手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从来势利之心，半出于妇人女子，为什么呢？皆因他深处闺中，全无见识，只知道积产千金，那知道读书万卷。因为有了钱，就有了富贵；有了富贵，就有了势利，所以把那些寒贫的，都看不上眼。虽然如此，亦岂无巾幗丈夫，独具只眼，识英雄于末路，振豪杰于穷途。特无如世态日增，人情日薄，竟有一种名登仕版，身列官场，也是一味的富贵骄人，不明大义，显达的奉之如父母，贫贱的视之如马牛，骄傲性成，睥睨一切。其本为世家子弟，从他高曾祖考便是如此，生出后人习惯自然，少成若性。这也罢了，最恨的是出身微贱，本极贫穷，或仗著他人提携，或依著亲戚帮衬，这个时候，因有所藉重，满嘴里都是感恩戴德，结草衔环的话头。及至他发了迹，便忘却他当年的情事，更变出许多面目出来，然犹不敢在帮衬他提携他的人面前放肆。等到数十年后，这些人都死了，后代子

孙或因遭家不造，流落下来，因念先人曾提拔过人的，因此想着那受过惠的人，遂不辞跋涉千里而来，寻着借贷借贷，以为那受过惠的必知恩报恩，万无一失。那料他变了心术，但知今日富贵，不想从前根由。白眼相加，帮衬少许，这还算是有爱心的。甚至一笔勾消，直截不睬，即有旁观的殷勤相劝，他还说是绝无瓜葛，不肯解囊，昧己欺心，天良不顾，反不如奴仆中有知道些情节的，便自背地里叹息，设法安全。那一点义胆忠肝反高出若辈之上。人心叵测，你道可叹不可叹么！”

说罢斟起酒来，又饮了一回。小子又问道：“据兄高见，所说这些世态炎凉，则吾既得闻命矣，但古来北地烟花都不如南朝金粉，兄今身游虎阜，目极湖山，佳丽名姝当亦领略得不少。”

只见他答道：“苏杭风月，固自可人，然而富室娇娃，小家碧玉，德性兼备，才貌两全者，半多匿迹红楼，藏身蓬荜，偶然一遇，不再相逢。倒是那沪上一隅，为天下繁华之藪。华洋杂处，商贾云腾，市面日新，淫靡日甚，勾栏林立，歌管喧阗。其中如蕙质兰心，丰姿出俗，色艺双绝，艳帜高张，几如十色五光，目不暇接。只可惜优伶桃达，演出些淫词艳曲，登场一出，无不摹写入神。以故名妓风流魂消，真个不属意于骚人墨客，反倾

心于若辈中人。然倡优本属同心，这也不必深怪。独可恨者，有那些豪华子弟，每当月夕花晨，盛筵开处，必欲招这属意优伶之妓，来此侑觞，相习成风，一唱百和，以为不若是不足与有荣施。恶习浇风，莫此为甚。虽多美丽，竟变成个瑜不掩瑕。却好金陵这个地方，六朝名胜，踪迹犹存，楚馆秦楼，声歌在耳。其间名妓虽不如沪上之多，而窈窕可人者，亦较胜于燕赵百倍。所谓‘湖上烟波名士态，溪边风月美人魂’，此两句诗足以包括一切，然犹不足指其名胜。非是那出色惊人之事，可以流传。所最奇的有一个青楼中人，虽为卑贱之身，具有肝胆之气，悲关山之游子，慨赠黄金，遇末路之英雄，独加青眼，孤芳鄙俗，卓识知人，就是那身入官场，名登仕版的，亦未必能如是。”

小子听说，又道：“据你说来，须眉中尚不多得，而况巾帼，而况巾帼而勾栏。但细细想来，恐又是此中的绝技，装模做样，藉以蛊惑人心，其在措大寒酸，或因此而得福，若遇富商大贾，恐不免于倾囊，射影含沙，抛砖引玉，别开生面，以广招徕。且花柳场中，大都暮楚朝秦，迎新送旧。自古以来，不必说关盼盼能殉杜甫，梁夫人独识韩王，千古流传，世所罕有。下便如真娘苏小，求诸近世，亦罕有其人。老兄阅历虽深，于此似未勘破。”

话犹未了，只见他怒道：“好没来由，我亦不骗你银钱，谁要在你面前撒谎，我不过因三代直道，自在人心，是是非非，皆有公论，而且耳闻恐难偏信，如我听说的皆系二十年中亲眼所睹，君如不信，有《随笔录》一卷，可以作为左证。”说著便站起来，取出锁匙，开了皮匣，将《随笔录》拿出。小子翻阅一过，见上面条分缕析，各处人情风俗，怪事奇闻，姓名籍贯，无不毕具。掩卷深思，实有可泣可歌的事迹。方信前言不谬，反悔见识未深。于是游慕湖便令小子，仿照说部，曲曲传出，俾天下有心人得以同声一哭。正是：拼将感慨悲歌事，唤醒昏庸俗恶人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二 回

永善村耆老救乡邻 武昌府考生惊奇祸

却说湖北襄阳府西门外永善，有个小小富户，姓吉名德字乐余。虽非仕宦人家，上代亦有入过学的人。到了吉德这代，适当粤匪猖獗，各省停考，因此不曾读书，守著些先人的余业，安分守己，也还不恶。却喜他生性好善乐施，亲戚邻里中有贫穷无靠的，他便百计周全；有人向他借贷，无不应允。妻子安氏，生平亦极慈善，待家中的奴仆如待自己儿女一般，常说：做奴婢的人，也是父母所生，一样娇生惯养，不过少几个钱，卖到别人家去，听人使用，已是可怜已极，若再朝打暮骂，放作自家的儿女，送与人家使用，你道舍得舍不得的？存心如此，虽近来乡宦人家也未必有这样好妇人。只可惜他夫妇两个，年过半百尚未得子。安氏曾生过一女，长到八岁后又死了，这安氏因自己的年纪已老，断难生育，因

劝吉德纳妾，指望生个儿子，以为香烟之续。吉德见安氏累累相劝，他便纳妾柳氏。到六十岁这年，竟生一子。老夫妇两人好不欢喜，就代他取个名字，因为是六十岁上生的，名唤庆和，号寿人，平时就唤他庆儿。他老夫妇两个没事的时节，常言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我老两口年已花甲，自分子息艰难，不期上天怜佑，还赐一子，这皆是祖宗功德与那平时修积来的。

从此他二人更加好善，凡那修桥补路、赈济贫穷的事无不向前。更喜这吉庆和天资颖悟，敏达过人，到了五岁，就请了个先生在家教读。真是经目成诵，聪敏绝伦，先生常在吉德前夸奖，老夫妇更加喜悦。忽然这年襄阳出蛟，山水直捣下来。四乡八镇，田禾房屋尽被淹没。饥寒载道，满目凄凉，甚是可惨。幸喜永善地势还高，不过被水淹没了田禾，房屋一切均未冲坍。村中有一穷户人家姓韩，老夫妇两口，人都唤他韩老儿，家中毫无产业，平时靠著村中有事的人家，喊他来撮撮忙，挣几个钱度日。吉德家里他夫妇也是常来的，吉德不时也周济些柴米。他却有个儿子，那年十六岁，也读过两句话，因无力不能上学，就送他到城里学个小小的手艺。却当这年水荒起来，村中做事的人家也没有了，韩老儿夫妇也无处撮忙，正是在那里无法，又见他儿子在城里，店

家因柴米腾贵裁减闲人，走了回来。由是一家三口，终日里有一顿没一顿的，忍饥受饿。合当他的造化来了，这日有个邻居偶与吉德闲谈些遭水情形，不知不觉的就说起韩老儿一家三口，怎样的忍饥受饿，有一顿没一顿的情形，实在可怜得很。你老人家平时是最好善最仁慈的，怎么设法救他一救才好，也是莫大的功德，天老爷都要保全你老人家子孙昌盛的。

吉德听说便动了个恻隐之心，就叫这邻居带信，叫他三口儿来。次日，韩老儿听见这话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就带着妻子到了吉家，见了吉德的夫妇自是千恩万谢，感戴不尽。吉德看见韩老儿子生得颇为俊俏，就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多大岁数了？”他便答道：“名唤韩宏，今年十六岁。”吉德又问道：“你识字么？”他又答道：“也曾上过两年学，颇识得几个字，只恨家寒无力读书，以致改学了个小小手艺，心中却是不愿。”吉德见他对答如流，极其伶俐，甚是可爱，遂又说道：“你既不愿做这手艺，就在我家伴我的儿子，再上两年学，多识些字，随后就改了这个营业，另做别事也好。但是在书房内，却要用心听先生教训，不许同我儿子两下胡闹，你可愿意么？”韩宏听说，便磕了个头道：“难得你老人家这样提拔，真是重生的父母，虽粉身碎骨亦不能补报，那还有